

● 花雨满天 诗人周梦蝶的禅与悟 —— 李学

台湾众多的诗人中，周梦蝶应该是诗龄最高者之一。他自青年随军赴台，在长短调中浮沉，迄今恐怕已有一甲子。不过年高德劭并不代表诗作最丰：八十之年，周梦蝶仅得《孤独国》、《还魂草》、《十三朵白菊花》以及《约会》4卷。和同年比较起来，自是惜墨如金。4卷中的后两卷还是晚近集成，而且是同年同月出，可谓难得而巧极。尽管如此，若论诸诗系年，则两书远者可绍1965年，近者仿如就在昨日间。诗中岁月，悠悠又是40年。

人间至寂

挟智慧与美而来

周梦蝶诗作虽少，口沾笔研却篇篇都掷地有声，而且俱见来历。总其所以，我想某种类似宗教的情怀或可当之。所谓“宗教”，就新集二帙观之，“禅意”应该居首，佛家和基督教的慈悲心怀可以继之再推。论者每以“孤独国王”称呼周梦蝶，这点我向来不敢苟同，原因正在周氏和宗教结缘深，而“孤独”于禅家乃养心之本，是友非敌，根本称不上是孑然。新集之中，“寂静”是大主题。常人或许惊怖于这种萧然，我看周梦蝶则是优游在其间，所吟故而可以转为心灵的丰饶。《十三朵白菊花》有《闻雷》一首，轰顶巨响中周梦蝶闻悉者似乎就不是尘世的纷扰，而是某种超尘之感，是吵嚷中的“当头棒喝”。这种“奔腾澎湃”的“人间至寂”挟智慧与美而来，当然不会是俗人难耐的“孤独”感。盖顶之后，《闻雷》所以继而写道：“喔——花雨满天！”而在甘霖密布中，周梦蝶尚且看见：“谁家的禾穗生起五只蝴蝶？”

周公梦蝶，梦到的当然不止一只。繇此则论者所谓“孤独”，或许就应该解释为“宁静”了。从《十三朵白菊花》看来，佛家的轮回，周梦蝶绝对深有体会，至少是他诗中常见的意象。生命既然因此而形成，则前世与今生当非殊途的两橛，而是经常互补的“契约”。所谓“因果”，故而是身前身后的“约会”。这种“约会”虽然未必是《约会》一书的主题，却是周梦蝶和周遭或生

命本身的盟契。对他而言，就算我们的来时路难觅，我们由“果”也不难算出去路的“因”。两者乃迢递循环，而这怎又可谓“孤独”？

第九种风吹起

悲剧用幽默写

即使来路果然难寻，周梦蝶还告诉我们：稍经转折之后，或许我们就可因“悟”而“向不曾行过的行处歇去”。再有托名“第九种风”的慈悲吹起，那么世界益形婆娑，不但“孤独”不再，还会是来去两可的智慧之所在：“一切从此法界流，一切流入此法界。”《华严经》中这个“法”，周梦蝶暗示乃妙而难名，但是用“一个笑”就可以渡得。而“另一个笑”如是再次示现后，那“法”自然就充满了喜悦。这一切，说来都完成于声籁俱杳中，呈现的又非“孤独”，而是花雨满天的“寂静”。是以和周梦蝶有约的已非语百情，《约会》中约会的对象反是河床上的桥墩。周梦蝶静观自得，化物为己，早已和寂静的物象称兄道弟了。

周梦蝶当真和“桥墩”有约？是的，他在现实生活和笔底春秋中都是如此。这种“约”也可以视同他体之于禅的心境，乃寓生活于幽默的文字中。禅家幽默常见于机锋，甚至用插科打诨来表现，唯有周梦蝶用物我的关系来烘托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幽默还会扩及于外典。《约会》中另有《约翰走路》二十四行，写来是笑中有泪又有血，因为出典所在是《圣经》，是希律王座下犹太先知约翰因义受谗，从而引出金盘盛头的惨剧。望题生义，我们还以为周梦蝶雅兴大发，效太白歌颂杜康，待原委得悉，我们看约翰“渐行渐远渐明灭如北斗”，才知道“孔雀蓝的花雨满天”中，约翰“手里挟著”的“自己的头颅”绝对重过一瓶黑牌的“约翰走路”。悲剧用幽默写，读来不得不弃圣绝智，因为从中会升起一股悲悯，把酒瓶转成观音的慈悲净瓶。

他我两忘

慈悲恒为慈悲拥抱

对周梦蝶来讲，慈悲大概是生命最高的境界。生老病死，一切赖以解脱。《约会》和《十三朵白菊花》中，有太多的诗都在传达这个宗教上的大概念，用隐喻一一予以抒发。写沈慧的一首尤其动人。她罹患癌症，男友又别有怀抱，19之年，终于孤郁以终。周梦蝶闻后不胜唏嘘，吟诗焚寄，哀叹：“袅袅此魂，九十日后/将归 向谁家的陵寝？”不过诗中的叹息是表面，骨子里周梦蝶更希望“人人都是莲花化身”，可以跳出爱怨的轮回。莲花当然是沙门的比喻，但和幽默兴发一样，周梦蝶的慈悲也会走出自己后来之所宗。《约会》和《十三朵白菊花》里基督教的类似意象同样挥之不去。耶稣哀矜世人，荆棘花和十字架俱如莲花，乃他悲悯的隐喻。十字架因树而成，在周梦蝶笔下，普天之树都想振叶而飞，但群树在登天之前，当然得变身化为十字架才成。诗人但愿自己可以负之高飞，以基督的慈悲自任。但他没有料到的是：所背负的十字架，最后却“翻转来背负”他自己。此间透露的讯息有一：慈悲恒为慈悲所拥抱。

这种物我或人我不分的现象，构成《约会》和《十三朵白菊花》最独特的美学。两卷佳音，至善尽系于此。我们可以像诗家所论，说这种体会缘自周梦蝶他我两忘的庄子玄学或古典禅学。然而我以为这些种种也有其西方的对应体，而周梦蝶同样难逃其影响。姑且不论《圣经》，《十三朵白菊花》和《约会》里的欧风美雨令人印象尤深者，我看莫过于叶慈的身影。名诗《在学童当中》里，叶慈的叙述者看到舞者的肢体“旋向音乐”，于是在“闪光一瞥”间，他物我难分了：“我们怎样能自舞辨识舞者？”周梦蝶的慈悲禅学恰似这窥舞者，始终也“了不识字在天上，人间？”尚就诗学再论，周梦蝶更是分不清“是你在空中写字，抑/字在空中写你？”而岁月悠悠，40年来的孤独国王，我看确实也像公孙大娘舞剑，不仅诗越写越好，越写也越精致了，花雨满天，梵唱中我们其实不知道是周梦蝶在写诗，还是诗在写周梦蝶。

[南洋网](#) 2002/09/24